

火焰

HUO YAN



火 焰

马鞍山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编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马鞍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frac{3}{4}$ 字数: 194,000

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6,000

统一书号: 10102·639 定价: 0.62元

崭新的步伐

——代序

舒 纲

马鞍山市业余作者创作的短篇小说集《火焰》即将出版了，我怀着喜悦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这十几篇作品。

马鞍山是个光荣的城市。一九五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视察了马鞍山。毛主席健步登上炉台，同工人亲切交谈的幸福情景一直刻在马钢工人的心上。十几年来，马钢工人把毛主席的视察化成了巨大的动力，朝气蓬勃地奋战在钢铁战线上。读着这些作品，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钢铁工人奋勇战斗的火热生活。

这些作品是马鞍山市业余作者近年来的新作，其中一半以上是出自二十多岁的新作者之手。沸腾的生活、闪光的事迹、强烈的阶级责任感激励着他们拿起笔来，热情描绘钢铁工业的壮丽图景，讴歌工人阶级的广阔胸怀。透过这

本集子，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支工人阶级的业余文艺创作大军正在浩浩荡荡地开进文艺创作的阵地。

这是件大好事！

翻开小说集，就使人感到浓厚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这些作品写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重大题材，再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生活，《矿山春雷》就是这样的一篇。那隆隆的雷声把我们带进了“一月革命”的火红年代。作品紧紧围绕着放大炮事件展开了一幕又一幕极为激烈的矛盾冲突，在这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革命造反派的代表翟进，脸不变色心不慌，率领战友们，夺了走资派的权、打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准时放响了大炮，勇敢地挑起了革命和生产的两副重担。生动有力地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如果说，《矿山春雷》里的翟进，使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力军的英雄气概的话；那么，从《车轮滚滚》的老工人常怀山身上，从《火焰》的老炼钢工胡海生身上，我们又看到了工人阶级深入批林批孔，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战斗风采。《火焰》是以这样精彩的笔调结尾的：当胡海生带领大家，戳穿了阶级敌人的丑恶嘴脸，闯过了转炉炼钢的千炉大关，以铁的事实教育了刘芳主任之后，这位主任“激动地拉着胡海生的手说：‘我以前总不明白，你们心里头那股火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我懂了，咱们工人阶级心里若没有这团火焰，就不能闯过千炉大关，就不能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胡海生笑了笑说：‘是呵！不过咱们还得努力前进。’说着，这两个同一战壕的战友，一先一后，大步跨上了火焰飞腾的炉台。”这岂只是跨上了炉台，而是跨上了继续革命的新起点，向着革命和生产的更高峰攀登！

读着《讲课的人》、《栋梁》、《老顶头》，我们的眼前立刻又出现这样的画面：在宣讲儒法斗争史的讲台上，在复杂的设计图跟前，在鲜花盛开的校园里，我们的工人师傅在上层建筑这条战线上忘我的工作和斗争。他们肩负着工人阶级的委托，心里装着毛主席的教导，敢说、敢干，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竖起了火红的战旗，让这些领域按照工人阶级的步伐前进！

长江后浪推前浪。老工人在战斗，新工人也在前进。这本集子也满腔热情地刻划出了一代新人的崭新形象。

在文艺创作中，要想塑造出光彩夺目的小将的英雄形象，就必须把握住一代新人的主流和本质，着重刻划年轻一代勇于革命的精神和蓬勃向上的风貌。小说《迎春》就是这样，他较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扎着羊角辫”、“擂大鼓的姑娘”——郑迎春。这个烈士的女儿，继承父亲的遗志，见困难就上，见错误敢顶。在作品里，当马达被“烧坏”以后，郑迎春与作品中的我——厂革委会张主任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

我没好气地看看她，严肃地说：“迎春同志，我们是社会主义企业，可你……？”

“我怎么啦？我是在战斗啊！”

“大家都在战斗！”

“可各人有各人的步伐！”

是啊！在我们的时代里，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年轻一代就是要以崭新的步伐向前闯。短短的一句话道出了郑迎春的心愿，也展现了她那闪光的精神境界。就是这位姑娘不仅代表新时代的妇女登上消防车的驾驶台，并以百倍的努力，实现了消防车电子遥控的美好愿望。

这样的一代新人，在这些作品里是不胜枚举的。《眼睛》里的化验班班长红英、《妹妹》里的工农兵新学员纪华、《港口春早》里的码头工出身的党委委员丁芳……，尽管这些主人公风采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敢想敢干，敢反潮流。他们身上闪耀着时代的光辉，社会主义文艺画卷又增加了一批生气勃勃的小将的形象。我们仿佛看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辟的金光大道上，又走过来一群生龙活虎的“新手”，他们接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旗帜，“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前闯去。”

读着这一篇篇激动人心的作品，你自然会想起这些年轻的作者们。每次星期日，当人们还在公园里散步的时候；每天下班后，当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候，他们穿着工装，顾不上擦去脸上的汗水，就拿起了笔，刻苦创作，认真实践。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们呢？问到这一点，一位工人作者给我讲起了毛主席视察钢城时的幸福情景。十六年前，他还是一个刚进厂的小青年。那天，艳阳当空，红旗招展。在炉台上，他亲眼看见毛主席微笑着向他招手，聆

听了毛主席的亲切教导。他热泪盈眶，心潮起伏。从那天起，他拿起了笔，踏上了文艺创作的征途，决心谱写无产阶级的颂歌，立志为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奋斗终身。象这样怀着深厚无产阶级感情进行创作的工人作者，在马鞍山市数不胜数，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作者大多是这样。他们有的是不到二十岁的女化验员，有的是年轻的炉前工，有的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工农兵学员，有的是工厂的医生，学校的教师，也有技术人员和基层领导干部……就是这样一群普普通通的青年作者，用战斗的笔，在为无产阶级文艺的百花苑添芳争艳。

他们扎根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源泉里，不断汲取创作上的“营养”。所以，他们所表现的人、叙述的事、描绘各条战线色彩绚丽的画面，都是沸腾生活的艺术概括，读起来，生动扎实，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当然，这些作品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比如，有的作品主题开掘得还不够深；有些英雄人物形象还不够鲜明完整，等等。这些前进中的缺点，不足为怪。我们深信，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钢城的广大业余作者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会不断提高，一定会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

这里，我想用《嫩竹扁担》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序言：有人说，年轻人是嫩竹扁担，“嫩竹扁担有什么不好？正因为是嫩，就必然充满无限的生命力，就必然走向成熟，就必然战胜腐朽势力。”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队伍中，

千百万象“这样的嫩竹扁担，正挑起革命的重担。他们是从文化大革命红色风暴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小将，是和我们伟大祖国一道成长的新生力量，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无产阶级文艺百花盛开的春天是属于他们的！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五日于合肥

目 次

矿山春雷.....	陈文举(1)
迎 春.....	王长胜 詹正香(30)
车轮滚滚.....	吕颂民(50)
妹 妹.....	陈结延(69)
炉前春潮.....	邹献藩(85)
火 焰.....	尚祖耀(111)
港口春早.....	高宝松(142)
专题报告.....	梁剑华(162)
斗大嫂.....	陈文举(181)
讲课的人.....	宋振国(199)
卧牛山上.....	李 黎(211)
眼 睛.....	郭翠云 黄芝瑞(230)
栋 梁.....	张海峰(241)
嫩竹扁担.....	魏希和(265)
钢铁支柱.....	甘 政 晓明(288)
“老顶头”.....	严歌平(309)

矿 山 春 雷

陈 文 举

—

一九六七年的二月是个如火如荼的二月，上海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城市、农村、工厂、矿山、机关、学校，到处都在进行着一场伟大的革命。

钢城也沸腾了。

已经是后半夜了。外边下起了小雪，翟进从公司会议室出来，雪花落在头上，立刻化成水珠。翟进仰起脸迎着雪花，感到一阵凉爽。翟进三十岁冒头，中等身材，魁梧结实，穿了一套退了色的工作服，腰间扎一根牛皮带。大概是由于露天作业的缘故吧，雨雪风霜已经在他脸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黑里透红。他在这间房子里开了大半宿会，现在，会议结束了，他马上要赶回五十里外的红梅山铁矿。

“翟进，到我们厂休息一下，天亮乘头班公共汽车再回去吧。”从会议室里出来的一些人在向他邀请。

翟进紧了紧腰间的皮带，大声说：“走！五十里路四个小时，天不亮就赶到了。”

“翟进，劲头不小啊！二月份这一仗就看你们的了。”铁厂的一个同志笑着说。

“放心吧！保证叫你们高炉吃饱吃好，让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眼睛瞪出血也看不到我们的笑话。”

“再见了！”

“再见！”翟进把手一挥，踏上了通往红梅山矿的公路。

翟进是红梅山铁矿的一名普通爆破工，也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带领矿工们首先起来造矿里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半个月前，又联合矿里其他几个造反派组织，夺了矿里走资派的权。现在，他是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负责人。

今天这个会，是公司下属各厂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分析交流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推动下，本公司所属各单位广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与一小撮走资派斗争的情况，研究如何全面完成当前的钢铁生产任务，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公司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负责人最后强调指出：“二月份能否全面完成钢铁生产任务，这不但是一个生产问题，而是关系到一月革命风暴的胜利成果问题。特别是夺权单位，夺了权

不是斗争的结束，在新形势下，斗争只会更复杂、更激烈。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坏人，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现在出现的停电停水事故苗头，就是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攻的讯号。以生产压革命——这个运动初期他们采取过的手段，可能今后还会用来对付我们。我们务必不要松懈革命的警惕性，要牢牢地把革命、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在新的斗争中去争取新的胜利。”

翟进走在风雪飞扬的路上，这一番话还在他的耳边回响。是啊，二月，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掌权的第一个月，是多么不寻常的一个月啊！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上海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把被走资派篡夺的那部分权力夺了回来，把革命和生产的重任，交给咱们了。这是党的委托，这是无产阶级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啊！二月，能否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确实不只是一个生产问题啊。二月，是战斗的一个月，但也是最困难的一个月，时间短，天气冷，雨雪量又多，是矿山历年来完成生产任务最吃紧的一个月。今天，已经过去十天了，还有十九天的时间。这十九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考验。走资派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最近不是在吹冷风，说“造反派掌权是拿芦秆当顶梁柱——撑不起来”吗！

翟进想到这里，昨天发生的一件事情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三号采区计划今天中午放大炮，这次大炮是矿工们与原矿长周夫礼斗争几个月取得的成果，是能否完成二月份

生产任务的关键。指挥部在研究这项工作的时候，再三强调要仔细，不许出丝毫偏差。可是在他昨天临来开会前，偏偏出了差错。生产科技术员计算出来的爆破药量填写在调度室的黑板上，明明写的是五十六吨，而车间统计员吴勇从矿调度室出来，记在本子上的数字却是六十五吨。爆破班长、老炮工丁泰从吴勇手里接过药量数字，凭他多年的爆破经验，感到不对头，便亲自跑到矿调度室小黑板查看，果然见两个数字颠倒了，及时地作了更正。要不，一场严重的飞炮事故将不堪设想。当时，指挥部成员孙政，找到小吴，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而小吴却一口咬定说他没有抄错，还说这是孙政利用职权对原来观点不同群众的迫害。孙政气得拍桌子打板凳，冲他说：“你别忘了，那个右派分子冯守宗，五七年就是有意算错药量的，你也要小心点！”两人当场闹翻了。到底是吴勇抄错了，还是有别的情况？当时翟进正想把这件事了解清楚，不料接到公司紧急开会的通知，吩咐了几句，便赶来开会了。现在他想到这些，恨不得一步能迈到矿里。

走进矿区，冷不防迎面撞上了一个人，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丁泰的女儿、广播员丁红。没等翟进开口，对方急急忙忙开了腔：“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三号采区的大炮放不成了！”

“为什么？”翟进焦急地问。

“昨晚，停在矿调度室门口准备今天拉炸药的两辆汽车，夜里被吴勇他们抢走了。”丁红喘着气说。

“调度员周夫礼呢？”

“他也凑巧，从来不下班组，偏偏那个时候下去了。”

“车子开到什么地方去了？”

“说是到龙泉大队，搞什么工农联欢。值勤民兵小李拦不住，被他们推倒在地上，手掌都擦破了皮。幸亏孙政赶到，把没来得及上车的吴勇逮住了。”

“现在呢？”翟进追问。

“孙政把他关起来了，在叫他写交代呢。”

翟进听到这里，感到问题严重了，埋怨地说：“乱弹琴，怎么能随便关人呢？”

丁红说：“我也不同意他这种作法。”停了一下，又说，“吴勇这个人也太不像话了，也得给他点厉害尝尝。”

“那么汽车谁带去了呢？”翟进思考着问。

“冯守宗。”

“冯守宗？”

“这个人最近很不老实，昨天吴勇和孙政吵完了架，晚上他就跑到吴勇家，很久才出来。这不明摆着，他们串通好了吗？”丁红气愤地说。

翟进和丁红并肩大步走着，灯火通明的矿区已出现在眼前。他对身旁丁红说：“走，先去找吴勇。”

丁红一愣，说：“找他干什么？向他赔礼道歉？我不去。天快亮了，我还要去开广播呢！”说完，一扭身跑了。

二

药量错了数字、调度员周夫礼不在、车被开走、孙政关人，两天之内发生这一连串的事情，使翟进预感到，这场大爆破不平静啊！翟进是个喜欢在暴风雨里闯、在激流里斗的人。斗争越激烈，他越感到生活的可贵，越能增添他的斗志。他常说：“不愿斗也不行啊！你不斗他，他就要斗你；不斗，就不能前进！”

他走进民兵值班室，只见小李一手拿药棉在往另一只手上擦红药水，便关心地问：“小李，怎么样？”

“没啥，破了点皮。”

“吴勇呢？”

“在里边。”

“把门打开吧。”小李望望翟进，见他的神情很认真，就去把门打开了。翟进刚要进去，只见吴勇从里边冲了出来，小李赶忙拦住，大声说：“进去！”吴勇硬往外闯，嘴里喊：“你们有什么权力关人？把你们总指挥叫来，我们辩论辩论。”

“吴勇同志。”

吴勇一抬头，看见翟进就站在他的面前。不知什么原因，听到这声音，他的那股猛劲嘎然下去了几分。

翟进顺手提过一把椅子，放到吴勇面前，和蔼地说：

“小吴，坐下来。”

吴勇一拍椅背，说：“有话你就说，别来这一套！”不过声音低多了。

翟进仍然和颜悦色地说：“小吴同志，关你，是错误的，我代表指挥部向你承认错误。”

吴勇没有作声。

翟进又说：“小吴，我问你件事，昨天抄药量的数字，你可看准了？”紧接着又补上一句：“你不要有顾虑，咱们把事情弄清楚就行了。”

一提到药量，吴勇的气又上来了，他理直气壮地说：“我说没抄错，就是没抄错！你问我一千遍，我也这么说。”

“那你抄下来的数字怎么和黑板上的不对呢？”翟进又问了一句。

“我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我有我的证据。”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你看，这明明是六十五吨，我怕错了，抄了两遍，还和上月的数字作了个比较，上月四十五吨，我在边上做了个减法，刚好多出二十吨。”

翟进接过吴勇的笔记本看着，心想，吴勇虽然性子急，可他做统计工作还十分认真，几年来从没出过一次差错，这次，他也是这样仔细。看来，这里边还有文章啊！他把本子还给吴勇，说：“吴勇同志，对不起你了。”说着，把他拖在臂膀上的围巾拉起来，给他围到脖子上。

吴勇把围巾的另一头，往脖后猛一甩，气呼呼地走出去了。

民兵小李站起来刚想拦阻，一把被翟进拉住，小李着

急地说：“孙政还叫他写交代呢！”

“没关系。”翟进说：“等会孙政来，请他到指挥部去一下。”

红梅山矿办公室，是一座不太大的“凹”形二层楼。楼上的东头是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与它相对的西头，是矿调度室。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沸腾了的小楼，此刻显得异常平静。调度室里的五六个电话，也安静地躺在那里，夜班调度周夫礼靠在值班台前的转椅里，他那胖胖的身躯，把整个转椅占得满满的。这短暂的平静，使他感到安慰。周夫礼原是红梅山矿的矿长兼党委副书记。一年以前，党委书记调到新开发的花岭矿以后，他就在矿里负了主要责任。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而来，造反派夺了权，他被安置在调度室当值班调度。他生产上有一套，解放前在东北一个煤矿当过业务股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搞了一项什么技术革新，很得当时公司一个经理的赏识。加上这个人对上级有那么一股说不出来的奉承劲头，所以后来从技术员一跃被提拔为矿长，不久又任命为党委副书记。他上台以后，搞了一套矿山管理方案，可是多年来，一直推行得不够顺利，使他很伤脑筋。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矿山工人起来造了他的反，夺了他的权，把他那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批得臭不可闻。他越来越感到，历史的发展与自己的意愿越来越远了，他想实现的东西，越来越渺茫了。他一见到那些戴“造反”字样红袖章的工人，心里就感到恐惧和仇恨。特别是对面的指挥